

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郭英德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说明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意义？简单地说，目的是人类的文化实践所要达到的目标或终点，是人在活动之前意识预料到的、思想上预先设计的活动结果，是人们文化实践活动在观念上的内在动机。而意义，在广义上指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和价值。

我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有三个层次，这就是：第一，客观认知；第二，审美阐释；第三，评价思辨。客观认知要回答的是“什么”(What)，审美阐释要回答的是“怎么样”(How)，而评价思辨要回答的则是“为什么”(Why)，它们分别属于人类认识的知性、感性、理性三个层次。

那么，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客观认知、审美阐释和评价思辨三者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和特色呢？我们不妨以生活中的苹果为例，稍加说明。

每一个苹果都有不同的形、色、香、味，依据不同的方面，或者综合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对它作定性研究，分别指出它在形、色、香、味四个方面的特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这一个苹果是什么品种？它摘自何处？摘自何时？怎么被摘下来的？又怎么被运出来、卖出来的？就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对苹果作定位研究。定性和定位，这就是对单个的苹果这一研究对象的客观认知，这是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那么，当你看到这个苹果时，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审美联想呢？从苹果的形状和颜色，你可以联想到娃娃的脸，说“她长着一副苹果脸”，或者说“她的脸红得像苹果一样”。从苹果的香气，你可以联想到一股幽淡的清香，说“远处飘来苹果似的香味”。从苹果的滋味，你可以联想到一种甜美的滋味，说“生活像苹果一样甜美”。这是一种审美的联想——由于苹果是美好的食品，所以总是联想到美好的事物；这是一种审美的超越——超越了苹果这一客观事物、客观实体，从人与苹果的关系中寻求比喻和象征；当然这也是一种审美的愉悦——从种种比喻和象征中获得知识的满足和智慧的发现。这种审美阐释，是研究的第二个层次。

不过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和思考：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有什么特殊的用途？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同其他些个的苹果或其他品种的苹果相比较，有什么异同？它在苹果发展史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如此等等。当你在对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进行评价阐释的同时，便是在探讨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的意义了。这是研究的第三个层次。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客观认知、审美阐释和评价思辨三者古典文学研究中各自不同的特征，我在这里举一首诗歌的研究作为简单的例证。

杜甫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望岳》，诗写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首先从客观认知的层次，我们可以考察：这首诗的作者是不是杜甫？如果是，那么，这首诗是杜甫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在文体上，是古诗还是近体？我们还可以仔细地查证诗中的每一个字词，它字面、字底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出处？当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并不是所有的客观认知都是有意义的。例如，有人写文章，专门研究杜甫这首诗是在什么地方写的，杜甫是否登过泰山？如果登过的话，他是站在山顶上，山中腰，还是山脚下写的这首诗？其实这是无意义的考证，因为中国古代诗人写景物的诗歌，并不是都非得要亲临其境，亲见其物的。《红楼梦》小说里贾宝玉等人结诗社，咏海棠，不是连海棠都还没看到，就开始面壁写诗了吗？而且，这首诗的诗题明明说的是《望岳》，既然是“望”，就更不必“身在此山中”了。因此，打算“客观认知”杜甫这首诗是在什么地方写的，这本身就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问题”，因此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客观认知的目的，需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

其次从审美阐释的层次来看，我们可以考察这首诗的结构、意象、音律等等，对这些方面进行细致的诠释。在结构上，这首诗明显表现出从景到情的结构走向：前四句写景，以泰山为审美客体；五、六句，“荡胸”、“决眦”引出审美主体，形成主、客交融；末二句，直接抒写主体的情感襟怀。这种从景到情的结构走向，显然具有一种提升主体精神的审美效果。在意象上，如这首诗的开头，诗人为什么不说“泰山”而说“岱宗”？原来“岱宗”二字，可以赋予全诗以独特的神圣感，给人一种“认祖归宗”式的审美感受；同时，也就赋予全诗以独特的文化底蕴，使人们联想到在中国历史上东岳祭天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此外，“造化”、“阴阳”、“层云”、“归鸟”、“绝顶”、“众山”等意象，也都各有各的独特的审美意蕴，可以分别作细致的阐释。在音律上，全诗用的是仄韵，首句“岱宗夫如何”五字，一仄四平，结句“一览众山小”五字，一平四仄，全诗音调由轻扬到着实，这些都给人们带来一种沉重、庄严的感觉，与全诗的神圣感是互相谐和的。

再从评价思辨的层次来看，我们可以探讨这首诗中风景之美与性情之美之间的因缘生发关系，以及这种因缘生发关系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可以考辨这首诗所表达的诗人青年时代的胸襟抱负，以及这种胸襟抱负对诗人人格构成的独特意义；可以思考这首诗与其他咏泰山的诗歌的异同，从而评价这首诗在历代咏泰山诗中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如此等等。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客观认知、审美阐释和评价思辨，既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横向三层次，也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纵向三环节。当人们面对一个古典文学研究对象时，往往依循着从客观认知到审美阐释再到评价思辨三个层次，依次递进，进行研究，构成研究的有机链条。从纵向看，客观认知是研究的前提基础，审美阐释是研究的中间环节，而评价思辨则是研究的目标意义。在三者中，审美阐释是中介，这最能体现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的不同性质。可以说，非文学性的客观认知是历史研究的目的，非文学性的评价思辨是哲学研究的目的；只有熔铸着审美阐释的客观认知和评价思辨，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同时，不以客观认知为前提基础的审美阐释，将沦为“天方夜谈”；不以评价思辨为目标意义的审美阐释，将沦为“痴人说梦”。这两种取向都是不可取的。

那么，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是有着什么样的指向性呢？也就是说，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呢？我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分别界定。

以时间而言，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具有历史性、当代性和永恒性，它们分别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的维度。

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本身，便决定了它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因为它研究的是历史现象。任何历史现象都有着自身的存在历史和存在方式，古典文学研究便旨在考察古代各种文学现象的存在历史和存在方式。所以古典文学研究者总是在进行着一种探究历史事实、恢复历史原貌的工作，或者说，总是极力在探究历史事实，恢复历史原貌。尽管历史事实、历史原貌是永远不可以完全复原重现的，就像我现在在这儿讲演，每一位记录者记下的文字肯定都多多少少各不相同；即使有录音，可以完全录下我所说的话，但也无法录下我的神态动作；即使有录像，连说话带神态动作都录下来了，但也无法录下我的心理活动——我这么说时想些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说？那么，怎么才算是真实地重现历史事实、历史原貌呢？所以，人们仅仅是在尽可能地探究历史事实，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原貌。也许正因为历史事实、历史原貌永远不可能完全真实地重现，人们对历史的研究才能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会终结。

从另一方面来看，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主体特征则决定了古典文学研究是一种当代性的研究，因为古典文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一种当代人在当代语境中用当代思维方式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所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了实现当代性的意义，古典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将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来看待，作为当代人所继承和发扬的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来研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当代意识烛照历史上的文学现象，或者反过来说，是将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纳入当代人的思维视野中进行认知、审美和评价。而古典文学研究的根本作用，则是借助于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来认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丰富当代人的审美生活，发展当代人的文学理论，简言之，就是“古为今用”。总之，就当代性而言，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归趋是从解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入手，从一个方面积累人类思想，传承文化传统，建设精神文明。

除了历史性和当代性以外，古典文学研究还有一种指向未来的永恒性的意义。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作为一种文化积累，有时并不是旨在复原历史事实、历史原貌，也不是想要满足当代需求、当代生活，而是为人类文明的传承积蓄有益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人类文明的传承，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启示，古典文学研究可以也应该在这两方面都做出自身的贡献。

以空间而言，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具有社会性、学术性、个人性，它们分别指向社会文化、学术领域和个人精神三个广狭不同的空间。

古典文学研究的社会性，实际上说的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特性。任何学术活动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也不可能摆脱现实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在这一意义上，古典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以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为对象，进行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制约下的独特的学术操作。古典文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的衡量标准之一，无疑是社

会对古典文学研究的需求程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不需要古典文学研究，那么古典文学研究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社会对古典文学研究的需求越大，古典文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便越高。所以，古典文学研究者理应面向社会现实，关心社会现实，以社会现实的需求来调整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从而获取最高的社会价值，实现最大的社会意义。我们不能因为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失去往日曾经有过的辉煌，就埋怨现实社会冷落了古典文学研究。我们应该更多地扪心自问：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为现实社会做了些什么？我们是否积极主动地去关心社会、关心现实了呢？我始终觉得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该有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精神。抛弃现实社会的学术研究，现实社会必然抛弃它。

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性，指的是古典文学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自身定位和自我实现。从纯学术的角度看，古典文学研究更像是一种象牙塔里的学问，它的意义的一个方面无疑是学术的探究和学术的积累。因此，如何为学术探究和学术积累不断提供新的东西，如何严守学术规范和学术秩序，便成为追求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学术作用的重要任务。

而古典文学研究的个人性，则指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个人的精神活动的特征。个人精神活动的价值，可以单纯取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感受、意愿等等的选择和偏向，一方面拒斥现实社会的染指，一方面也拒斥学术规范的介入。在这里，衡量古典文学研究价值的标准，已不是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术规范，而是内在的个人意愿和个人选择。个人精神活动的空间，从外在的角度看也许是极其狭小的，但是从内在的角度看也许比社会空间、学术空间要远为广袤，远为深邃。

将时间和空间两重维度相交织，我们可以得出古典文学研究意义的九种模式，历史社会性、历史学术性、历史个人性、当代社会性、当代学术性、当代个人性、永恒社会性、永恒学术性、永恒个人性。其中，历史社会性、历史个人性、永恒个人性三者是无价值的伪命题，可以删除不计，所以余下的有六种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意义模式。

我既肯定和提倡古典文学研究意义的多元性，同时也认为，六种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意义模式之间也有价值高低、意义大小的区别。选择什么样的意义模式，如何实现意义模式，这里足以体现出古典文学研究者迥然不同的精神境界。在我个人看来，我更倾向于要求古典文学研究是一种当代社会性和当代学术性的结合，也就是说，立足当代，追求社会性和学术性的融通。

（根据 1999 年 11 月 27 日在武汉大学人文学院的讲演稿整理）